

朱子語類

十六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一計二十九版

論語十三

雍也篇二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
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

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

是一以貫之處蓋這便是一以貫之處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慈地

范氏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爲天下之通義

使人可繼也游氏曰餼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爲之宰

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

其爲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隣里鄉黨蓋隣里鄉黨有相賙



之義尹氏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苟有餘則分諸隣里鄉黨者允取予一適於義而已第四章允七說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伊川謂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其說雖正然恐非本意據冉求乃為其母請其意欲資之也使冉求為子華請則猶可責之以弟子之禮若為其母請則止欲附益之故責之以繼富恐或外生一意非夫子責冉求之意范氏第二說與楊氏謝氏之說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為文只說大綱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呂氏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造語未盡不能無差向使不義之富可以分人廉者所必辭也富之可辭與不可辭在於義不義而不在於分人與不分人也謝氏曰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此說恐未穩使祿秩當得夫子不待冉求之請而

與之祿有常数夫子何心輕重於其間哉為其母請粟觀其文勢非祿秩也明矣曰為其母請即為子華請也呂氏說只據原思辭祿而言非謂不義之富也

子謂仲弓章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謨

犁牛之子范氏蘇氏得之

韓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

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
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
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
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
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
也雅大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
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
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
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
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升南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
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

去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
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
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淳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
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
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纔思量便要
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錄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其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
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
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
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
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寓

義剛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集注云仁者心之德切推此義

以爲天生一人只有一心這腔子裏面更無此子其他物事
只有一箇渾全底道理更無此子欠缺所謂仁也曰莫只將
渾全底道理說雖着教那仁親切始得義剛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有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
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
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
人也日月至焉着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
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
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
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
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
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髮鬚見得箇
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
疎到了

正鄉間集注不知其仁也云雖顏子之賢猶不能不違於三月
之後如何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云但於這道理久後畧
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
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一間者以此舊說只做有
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顏淵三月至者有次第着來道理
不如此顏子地位比諸子煞有優劣如賜也聞一以知二回
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張子云云
這道理譬如一屋子是自家爲主朝朝夕夕時時只在裏面
如顏子三月不能不違只是畧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是自
家常做主若日至者一日一番至是常在外爲客一日一番
暫入裏面來又便出去月至亦是常在外爲客一月一番入
裏面來又便出去又云三月不違者如人通身都白只有一
點子黑日月至焉者如人通身都黑只有一點白又云顏子
一身已自不見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賀孫曰今集注不知其仁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踈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耶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為主人欲為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為主天理為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為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以必矣曰是如此文蔚

問伊川言不違是有纖毫私欲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辨曰前後說是如此劉仲升云與久而不息者氣象迥別大雅云久而不息自是聖人事曰三月不違是自家已有之物三月

之夕忽被人借去自家旋即取回了日月至焉是本無此物暫時問人借得來便被人取去了雅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人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軌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

決隨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物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懷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着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着力如決江河水至

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皆習則相將自然說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為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顏子也常在屋裏只有皆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皆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皆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有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續

問日月至焉一句曰着得來日却是月底月却是暫皆底因說

橫渠內外賓主之辨曰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以後
或有出去皆節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
至以日較月月又却踈又曰不違者是在內至焉者是自外
來又問幾非在我者曰舍三月不違去做工夫都是在我外
不在我這裏了論

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曰主是仁賓却是己身不違仁者已住
在此屋子內了日月至焉者皆暫到此又出去是乃賓也後
數日又因一學者舉此段為問而曰仁譬如此屋子顏子在
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皆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
入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此此即內外賓主之辨過此幾非
在我者謂學者但當勉勉循循做工夫而已舍是則他無所
事也必

或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辨一段云仁在內而我為主仁在外而
我為客如何曰此兩句又是後人解橫渠之語蓋三月不違

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諸子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知
為客譬如人家主人常在屋中出外皆少便出去也不久要
歸來日月至焉者則常常在外做客暫皆入屋來又出去出
去之皆多在屋之皆少或一月一番至或一日一番至終是
不是主人故常在外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
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
主人自是出去皆少也佛經中貧子寶珠之論亦當

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我為客而常在
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為主則客
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着力處錄

問橫渠內外之說曰譬如一家有二人一人常在家一人常在
外在家者出外常少在外者常不在家間有歸家皆只是在
外多謨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皆日月至焉是有皆從

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又曰
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聯

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
皆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皆入於內而
不能久也廣

三月不違主有皆而出日月至焉實有皆而入人固有終身為
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蓋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一箇不肯
底意便是自欺聯

叔器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
欲換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問使心意勉勉循循
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
能相似蔡仲默云知生則惡可已也之類曰是聯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鏡相似仁便是箇鏡之明鏡
從來自明只為有少間隔便不明顏子之心已純明了所謂

三月不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又問張子謂使心意勉勉循
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曰學者只要勉勉循
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
如推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所謂學而皆
習之不亦說乎者正謂說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聯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
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
已真是着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
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
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着手推動輪子了自然
運轉不停如人喫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
也是曾到來但不久耳聯

或問張子幾非在我者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
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
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肯習之不亦說乎
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廣口南升
錄別出

問幾非在我之義曰非在我言更不着得人力也人之為學不
能得心意勉勉循循而不已若能如是了如車子一般初問
着力推得行了後來只是衰將去所謂學而肯習之不亦說
乎若得說了自然不能休得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
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補

味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疑橫渠止謂始學之要唯當知內外
賓主之辨此外非所當知曰不然學者只要撥得這車輪轉
到循循勉勉處便無着力處自會長進去如論語首章言學
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蓋到說肯此心便活
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為
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

通處否學

周貴鄉問幾非在我者曰如推車子緣初推肯須要我着力及
推發了後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也不由在我了某嘗說學
而肯習之不亦說乎若是做到這裏後自不肯住了而今人
只是不能得到說處剛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過此即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底意思
若工夫到此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自有不可已處雖要用
力亦不能得又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三月不違為主日月至
焉為賓主則常在其中賓則往來無常蓋存主之肯少在外
之肯多日月至焉為其時暫而不能久若能致其實主之辨
而用其力則工夫到處自有不可息者寓

問何謂幾非在我者曰此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之意蓋前頭
事皆不由我找不知前面之分寸也不知前面之淺深只理
會這裏工夫使內外賓主之辨常要分曉使心意勉勉循循

不已只如此而已便到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只恁地淳

過此幾非在我者到此則進進不能已亦無着力處壽

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
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
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
不已則有省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話說得盡了才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已如何曰這
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身已只是這箇
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
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今學者
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着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固有
要去切已做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省得道理透少
間見聖賢言語句是為自家身已設又云內外賓主只是
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
一番入裏面來或有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着這裏
便又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
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卧也在這裏三月
不違是省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來今舉世
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

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

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况萬善乎可學集義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道夫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迥別者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畧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都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寓

問伊川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蓋言其久然非成德事范氏曰回之於仁一昔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肯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惟獨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可謂仁也已謝氏曰回之為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謂勉強矣三月不違仁仁矣特未可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耳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考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右第六章九說今從伊川范氏謝氏之說伊川第二說以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作三月不違仁未甚切第二說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呂氏亦曰以身之而未能信性又則不能不懈又曰至於三月之久猶不能無

違又曰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楊氏曰三月不違仁未能無違也侯氏亦曰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尹氏亦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此五說皆同而有未安惟呂氏為甚竊謂此章論顏子三月不違仁其立言若曰能久不違仁而已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若曰至於仁而不久而已若以為顏子三月不違既過三月則違之何以為顏子此呂氏之說為未安楊氏亦此意伊川侯氏尹氏之說亦與呂氏楊氏相類特不顯言之耳故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顏子視孔子為未至者聖人則不思不勉顏子則思勉也諸子視顏子為未至者則以久近不同耳若謂顏子三月則違恐未安伊川第三說與橫渠同皆說學者事但橫渠內外賓主四字不知如何說恐只是以三月不違者為有諸已故曰內曰主日月至焉者若存若亡故曰外曰賓否游

氏說仁字甚切恐於本文不甚密先生曰能久不違仁不知能終不違耶亦有世而違耶顏子若能終不違仁則又何思勉之有易傳復之初九爻下有論此處可更思之游氏引仁人心也則仁與心一物矣而曰心不違仁何也幹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若他既為季氏聚斂想見是有藝問龜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寓

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當

問集註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祖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右第七

章九六說 從呂說伊川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尹氏亦用此意若謂從政則恐非人人可能范氏惟說三子之夫恐就本文解則未須說夫處謝氏論季氏之意以謂陋儒所短正在此亦恐季氏未必有比意其問至於再三乃是有求人才之意使季氏尚疑其短則其問不必至反覆再三也揚氏論果藝達三德不如呂氏謹嚴曰此段所說得之但破范說非是幹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必問謝氏三子於克已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已獨善說得

太重當云脩己自好可也必

李氏使子騫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肯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章第八章五說今取謝氏之說伊川范楊尹氏四說大率皆同只略說大綱曰謝氏固好然辭氣亦有不平和處幹謝氏說得也龐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義

伯牛有疾章

侯氏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重惜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尹氏曰牖牖下也包氏

謂有惡疾不欲人知恐其不然也右第九章五說今從尹氏
侯氏之說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死故曰命揚氏亦曰不
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者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
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文看說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只
是惜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
人之疾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况下文以為斯人
有斯疾則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
文復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謝氏同尹氏謹嚴
先生曰此說非是更思之於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
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伯豐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
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也否曰

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
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
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處肯肯

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
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

淳錄云又加却樂天
知命四字加此四字

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
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

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之
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明道曰百官萬務金

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觀它有居游山詩是甚
麼次第陳安鄉云它那肯也未甚有年曰也是有箇見成底

樂義剛曰淳錄此下云樂只是恁地樂更不用游天去做工
夫到那田地自知道讀一小集見李惲祭明道文謂明道

當欲着樂書而不及因
笑曰既是樂何用書說甚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着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淳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賤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

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氣之氣說得較龐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單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升南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

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敬仲○以下論孔顏之樂

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格

行夫問不改其樂曰顏子先自有此樂到貧處亦不足以改之

曰夫子自言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其樂只一般否曰雖同此

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賀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

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孫呈回也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一段問目先生曰說得雖巧然子細看來不須如此分亦得向見張欽夫亦要如此說某謂不必如此所謂樂之深淺乃在不改上面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如此者其深淺乃好出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柰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着轉好伊川之言初着似未甚好又着方好某作六先生贊伯恭

云伊川贊尤好蓋甘不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地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着得好又云伯恭欽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義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窄窄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後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

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未到那裏了
從本原上着方得賜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
柰何樂得大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
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

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籟瓢陋巷言言籟瓢陋巷非可
樂蓋自有其樂耳節注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
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
則樂矣節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
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
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意
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

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
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
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道夫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
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况今之師非
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
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
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寓

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
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
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混融通貫只是這
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
意味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
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

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
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
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
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
皆和前一設都包得克已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
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義剛

問叔器着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
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
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
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
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
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用工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
是這兩事只去臨肯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

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
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
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為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
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必大

問昔鄒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謂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
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
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
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躰渾然與之為一顏子之至樂
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
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
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
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蓋卿

或問程先生不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為樂猶與道為二物否
曰不消如此說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不是又未
可為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公更添說與道
為二物愈不好了而今且只存得這意思須是更子細看自
理會得方得熹○去偽錄云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然後便樂也
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
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作了
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大抵多被
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
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
故以為不可學

劉敞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
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

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足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
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
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節

問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盖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
深意伊川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
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
得之而極天下之欲不與存焉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呂氏曰禮樂悅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可為吾之憂樂右第
十章八說今從明道伊川呂氏之說明道第一說伊川第二
第三第七說范氏說皆是推說於本文未甚密伊川第四說
答鮮于侁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切意伊

川之說謂顏子與道爲一矣若以道爲可樂則二矣不知然
否謝氏曰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不與物交恐說太深
游氏用伊川說揚氏之說亦穩但無甚緊要發明處尹氏謂
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不如伊川作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蓋聖人本意在簞瓢陋巷上見得顏子賢處人不
堪其憂特輔一句伊川之說乃其本意而尹氏乃取其輔句
說顏子賢處未甚緊曰所論答解于侏語大槩得之而未子
細更就實事上着心不與物交非謂太深蓋無此理雖大聖
人之心亦不能不交物也韓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計二十版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
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欲爲而不
能爲自畫者可爲而不肯爲寓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
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文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
而不肯爲學者大必

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
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高

問冉求自畫曰如駕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驥驥然且行向前
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

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
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賢

伊川曰毋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爲已

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

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廢則罪不在已自止乃已之罪謝氏曰欲爲而

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畫爲力

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

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

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

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

字作足廢大鑿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

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

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

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

而來說必令牽合爲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
文之意幹

子謂子夏曰章

問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已小人於學

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

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

是小人儒升南

問孔子誨子夏勿爲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

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皆好

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

游高爽踈暢意思闊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

應對一段可見如爲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

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

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

無如之何它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大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為大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說得行

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是猶自有淺深況於不是

寓義

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為為人為己范氏以為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別其說皆通而於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別竊謂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為人為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深蓋有直指其為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大人君子而言者則特以其小於大人君子而得是名耳與溺者不同雖均於為人為利均於徇外務末而過則有淺深也夫子告子夏以無為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尚何以儒為哉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小人固有等第

然此章之意却無分別

子游爲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語

問子游爲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意其

鄉飲讀法之類也

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

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

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節

問集注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

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曾

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躰

問與琴張曾皙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皙氣象如與子夏說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着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

是曠闊底人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

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與喪至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

子之武城聞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

小人是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

子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其

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游高處

賀孫問檀弓載子游曾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游曰人說是

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問其高如何後來却不

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

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看子夏

煞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

游與子夏全相反只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已工夫如

子夏促狹如子游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大

源頭故不屑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

全是兩樣子夏能勤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續

問謝氏曰云云右第十三章九五說酬伊川尹氏解行不由

徑作動必從正道楊氏謂直道而行皆是疑行不由徑為非

中理竊意滅明之為人未至成德但有一節一行可取如非

公事不至偃室自成德者觀之此特其一行爾而子游尚稱

之則行不由徑亦但以其不欲速而遵大路可知也伊川兩

說蓋權時者之事也范氏乃就推人君說曰來說得之翰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

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桑戶

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底

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

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束續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

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

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

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

所自克也轉

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之心才有

欲上上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已夸人者無

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上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

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

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補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

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

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

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

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揅不
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
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個

讀孟之反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
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他若不憊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
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它
却不自言也轉

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
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九六說今從呂說范楊
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稱孟之反之意
有未盡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謝氏說學者事甚
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揜即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
呂氏說翰
不有祝鮀之佞章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末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蓋深
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謨

第十五章九七說伊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
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
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
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
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
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翰
誰能出不由户章

誰能出不由户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振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户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
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户也百姓日用而不
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户也第十六

章九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翰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個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龜山云則可以相勝則字怕誤當作不字纒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亭當恰好不少了此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端

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云第十七章九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呂氏說論

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論文質故有野與史之別若專以為儀容則說史字不通史無與儀容事楊氏自質之勝文以下皆推說與本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矣謝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矯揉着力處失却聖人本旨楊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足亦未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翰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翰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

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翰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

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壽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
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
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續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直便
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亞夫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
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升南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周遮
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時舉錄云只玩味此
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時舉錄云即便見不義

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
譽便是不直時舉錄云才自內交要譽之意便是曲了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
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

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發出來都遏
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
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便是罔剛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
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
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

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
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籠
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

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
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籠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
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籠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

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
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籠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

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個

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節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

義理一般翻集

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云云

第十八章九九說楊氏說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曰生理本

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也此三說者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為生本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直下文又不當有始生而罔者

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幸而免似鑿本文上句却無吉凶莫非正之意呂氏曰罔如網無常者也罔字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未盡大綱亦正楊氏曰人者盡人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字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大畧曰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以明道之說求之則得之矣韓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辨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

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
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
與二十一去不着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
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
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
盡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
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續

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
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
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
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此
三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
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
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待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

亦曰樂則不可已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如
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
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
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夫婦
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揚
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
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綱與伊川同意但
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
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繁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它工夫如
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
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它
怕它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它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

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

覺便也解到高遠處職

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

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

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

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

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

語之無益爾必大

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

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

或說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

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

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個

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謂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

君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

之淺深而已必大

問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橫

渠曰云云此說得之曰監廟所編其第二十章凡六說

橫渠說伊川第二說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謂才也第一

說與尹氏之說同此意謂之才者以為稟受然爾楊氏亦曰

有中人上下者氣稟異也此三說皆以其上中下為係所稟

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特語其操術淺深

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為係於學術五說正相

反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

原其所以然則二者皆有之或以其稟受不同或以其學術

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翰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法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爲而褻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爲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

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此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效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爲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補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爲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圖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詔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天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

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淫着才淫着便不是

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銖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敬鬼神是敬正

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節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袁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時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

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法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恪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

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子方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於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然動

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體段如此方其

初時仁之體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箇仁底表裏若不見它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得箇模樣縱說得着亦只

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裏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子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

便是否曰此是已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

不息所謂那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仁皆是貌摸今且
為老兄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須自有箇實見得
處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是

真味大雅

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
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
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

是知集注

問集注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
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孫
叔器問集注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事上
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
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
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上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
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為仁如何曰便是仁
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
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龍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
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
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後有所得說
得都輕淳錄云後字唯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煞事說
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後得之類皆是此例
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義剛

問明道曰先難克己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又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
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
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凡
七說明道三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

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
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義
者知也尹氏用伊川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從百姓之
所宜恐解知字大寬問知而告以從百姓之所宜恐聖人告
樊遲者亦不至如是之緩竊意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
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穩所謂知者見義而爲之者也不
見義則爲不知務如齊不務德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
民也通天下只一義耳何人我之別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
已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則亦與已之廣居無異
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字作百姓字解復以
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大緩伊川第三說鬼神事范作振民
育德其說寬振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姓之所宜之意
同皆恐未穩否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似將務民之
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看此兩句正與非其鬼而祭之

語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
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
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圃務民之
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
義之異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
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已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
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
伊川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却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
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
物還可使謂之理否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
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靈利底人然亦在人看

胡問仁是皆全體而言否曰聖人
說下固有淺深這箇也是大聚說云云

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
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賈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曰也是資質
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
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
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嘆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
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
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
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
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

汎濫且理會樂水樂山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
通方死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傑
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只看
一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聖言而不知味也譬如
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子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
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
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
樂山亦以此推之洽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魏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
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續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
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歛

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
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
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
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
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梳盛水在此是靜也
畢竟它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當以
心體之便見升南

問仁智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
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
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
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
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
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
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

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
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
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何曰
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儒用錄云觀書且就當下玩索
文意不須如此牽引反生枝蔓
良父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云道理不可
執着且逐件理會
貢說學不厭為却教不倦為仁子思知言成已為仁成物為
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
池身作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
潛伏
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
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
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
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

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恪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

言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

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

仁有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謹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

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

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學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

者壽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

已發樂壽是指其効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

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

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

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

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

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朱飛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

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

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

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

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

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

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

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飛

過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

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

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飛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

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續

問仁知動靜集註說頗重疊曰只欠轉換了一箇體字若論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加條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身上說素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爲知之體智者樂水又曰其用周流而不窮言體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着意思不可局定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體用如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淳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者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所舉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如子語魯太師樂處亦云非知樂之深者不能言皆此類也極用子細玩味看細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端義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挿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淳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

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
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必
問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安
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樂喜樂於
恐皆去聲又曰
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曰樂山樂水氣
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仁者安於山故樂山
動則能和故樂動則自樂恐不
將和作樂字靜則能久故壽非深於仁知
者不能形容其德右第二十二章凡七說伊川
說今從伊川范
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
三章亦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
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
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呂氏乃以為山水言其體
動靜言其用此說則顯然以為體用之體既謂之樂山樂水
則不專指體用亦在其中動可謂之用靜不可謂之用仁之

用豈宜以靜名之謝氏曰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
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據此章乃聖人形容仁知以教
人使人由是而觀亦可以知其所以為仁知也謝氏以為指
仁知之偏恐非聖人之意謝氏又曰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
成已是以靜楊氏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
靜竊謂聖人論德互有不同譬如論日或曰如燭或曰如銅
盤說雖不同由其一而觀之皆可以知其為日然指銅盤而
謂之燭指燭而謂之銅盤則不可聖人論仁知或以為成已
成物或以為安仁利仁或以為樂山樂水各有攸主合而一
之恐不可也游氏推說仁壽尹氏問伊川故不錄曰所論體
用甚善謝氏說未有病但末後句過高不實耳成已成物安
仁利仁樂山樂水意亦相通如學不厭教不倦之類則不可
強通耳幹

Handwritten text in a large, stylized fon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large character, overlaid on the pag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organized into approximately 15 horizontal lines. The text is dense and fills most of the page's width.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